

绚烂之旅 — 马艳丽希腊埃及行

马艳丽著





绚烂之旅——马艳丽希腊埃及行

◎ 马艳丽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每次背起行囊前往世界各个时尚之都参加演出我都会有一种冲动！当闪光灯在台下频频闪起，当世界级时装设计大师的作品一件件在T型台上演绎，我都会有一种自己牵着模特的手谢幕的冲动！一种将自己对时装设计的特殊感觉用华美面料亲手展现出来的冲动！一种用流行的语言表现现代时尚与古文明对比中奇迹般和谐的冲动！

2002年，我终于决定将自己的这个梦想实现，6月，我的时装品牌公司获得支持终于全面启动，同时，这个孕育已久的拍摄计划也开始实施了。

最初的想法是在古代东方四大奇迹遗址拍摄，希望能通过艺术手法，站在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新制高点去演绎历史与现代文明，古老与新生的“对话”。当然，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印尼的婆罗浮屠和柬埔寨的吴哥窟就变成了整个摄制组讨论的核心目的地。

因为不同于以往所有的旅行，这次，计划要严谨、周密，从摄制组成立到拍摄地点都是讨论了又讨论，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论证调整之后，终于还是选择埃及和希腊。也许是多年以来梦境中出现的情景在作祟吧，总之，埃及的历史与凝重、希腊的浪漫和神话般美丽终于成为我最终的选择。

找了一个最好的季节，我们出发了。

经过不算太久的飞行，兵分两路，我从香港挑选服装后起飞，大家从北京带齐所有设备和充足的胶卷首先抵达开罗。航程中每个人都对即将抵达的目的地充满了期待与想像，早在飞机上就已经开始熟悉关于埃及和希腊的一些文字介绍，但是当飞机真正降落在开罗机场，伴随着滚滚热浪而来的热闹、嘈杂和东西方风情的和谐与融合还是让每个人都生出了一两分钟的惊愕。

因为最初的拍摄计划大家早就了然于胸了，刚一到达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服装、配饰和拍摄的一应用具，一切显得井井有条。尽管所有的人都早已按捺不住地要冲出去快些融入这个酷热的城市，但工作旅行的责任感还是牢牢地把大家拴在了酒店里。几大箱服装、饰品堆了满满一大间，摄影师、造型师、服装编辑、摄像师、助手和我在嬉闹欢快的心情下开始沟通几天的工作计划，在大家周围晃来晃去的我这时候成了最抢眼的配角。

当开罗毒辣辣的太阳渐渐变得橘红，在50度高温下蒸烤了一整天的开罗城开始有了鲜活的色彩，我们一行人带着服装、胶片、眼睛和心情出发前往尼罗河。





KING TUT

HIEROGLYPHIC ALPHAB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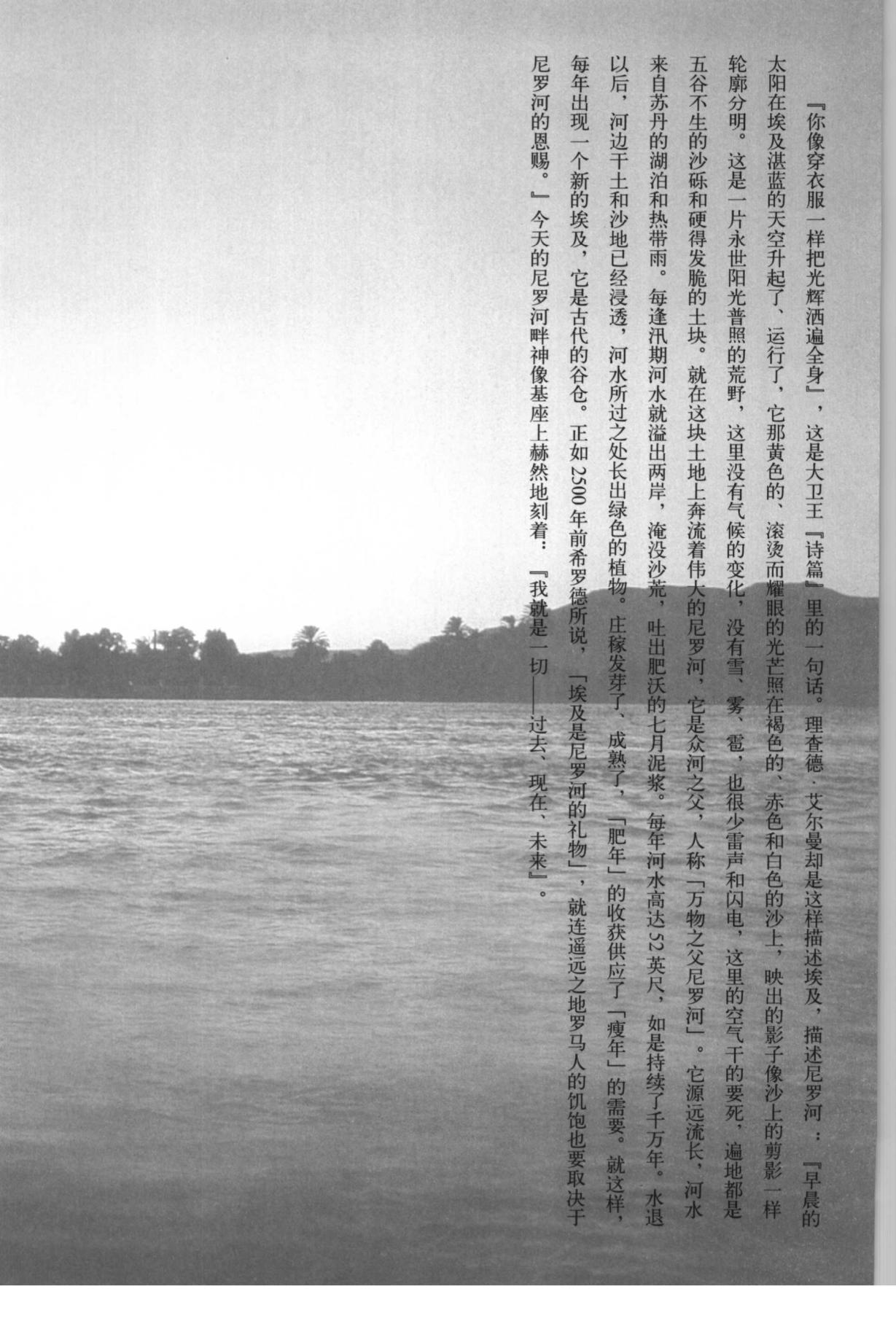
A	E	Y	A
B	P		F
N	R		H
KH	L		Z
CH	Q		K
T	TH		D
W	M		H
S	G		DI

埃及，一直是我所有工作旅行中的梦想之地，因为她的历史、文化，也因为她特有的厚重的北非色彩和台湾作家三毛笔下撒哈拉沙漠的神奇描述，或许也是因为曾经影响过每个中国孩子的《一千零一夜》神话故事的怂恿……当终于如愿成行后，出发前关于埃及地理、历史常识的恶补却是这么多年收获最大的一次温习。在用我自己的方式讲述埃及之前，一起了解一下埃及的基本情况还是必不可少的：

埃及，伟大的古文明发源地之一。拥有100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非洲大陆的最北部和亚洲的西奈半岛，西南分别与利比业和苏丹接壤，东北又分别濒临红海、以色列和地中海。埃及自南部山区海拔2642米的最高峰穆萨峰到海拔不足100米的入海口，自西部覆盖埃及大多数国土的沙漠到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勤劳智慧的古代埃及人把他们统一的领土比喻为白色睡莲：整个流域是花茎，法尤姆则是花蕾，三角洲是花朵，是很有创意的比喻。

如果单单看关于埃及的历史资料，一定会把人搞糊涂，因为地图上的上埃及是在下方而下埃及是在上方，但是如果记住今天开罗南部的古都孟菲斯曾经是统一上游峡谷地区（上埃及）和下游冲积平原地区（下埃及）的首都，迷惑就自然解开了。

从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统一古埃及开始，埃及人一直在用他们神话般的力量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在埃及的历史中，为人类留下大量宝贵文明遗产的恰恰是古埃及三十二个王朝统治下勤劳勇敢的埃及人民。参观古代遗址和博物馆，随处都会发现埃及人是用王朝而不是公元纪年来确定法老的统治时间、文物和文献的时代。从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建都孟菲斯到亚历山大大帝将埃及纳入其帝国的版图，从胡夫塞夫润和麦赛瑞努斯在吉萨建造金字塔到菲莱神庙的建成，从公元前246年凯尔奈克神庙的建造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埃及人一直在建设和争伐中铸就着自己的辉煌。



『你像穿衣服一样把光辉洒遍全身』，这是大卫王『诗篇』里的一句话。理查德·艾尔曼却是这样描述埃及，描述尼罗河：『早晨的太阳在埃及湛蓝的天空升起了、运行了，它那黄色的、滚烫而耀眼的光芒照在褐色的、赤色和白色的沙上，映出的影子像沙上的剪影一样轮廓分明。这是一片永世阳光普照的荒野，这里没有气候的变化，没有雪、雾、雹，也很少雷声和闪电，这里的空气干的要死，遍地都是五谷不生的沙砾和硬得发脆的土块。就在这块土地上奔流着伟大的尼罗河，它是众河之父，人称「万物之父尼罗河」。它源远流长，河水来自苏丹的湖泊和热带雨。每逢汛期河水就溢出两岸，淹没沙荒，吐出肥沃的七月泥浆。每年河水高达5英尺，如是持续了千万年。水退以后，河边干土和沙地已经浸透，河水所过之处长出绿色的植物。庄稼发芽了、成熟了，「肥年」的收获供应了「瘦年」的需要。就这样，每年出现一个新的埃及，它是古代的谷仓。正如2500年前希罗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就连遥远之地罗马人的饥饱也要取决于尼罗河的恩赐。』今天的尼罗河畔神像基座上赫然地刻着：『我就是一切——过去、现在、未来』。



初到埃及，第一堂要上的课就是要学会识别简单的埃及符号，不过，在这样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随处可见的阿拉伯文「安拉」将会是最早学会的一个单词，如果能在酒店里喝咖啡的时候学学阿拉伯的数字写法（西方数字都是起源于此），对以后的旅行问价将会大有帮助。但是值得提醒的是：作为异国他乡的我们，在这个民族自豪感极强的国家里，千万不要在和埃及人接触的时候流露出对他们生活状况的惊讶，因为大多数埃及人生活水平都很低，但在埃及几乎没有无家可归者，非法乞讨者也十分罕见，埃及人一般不会接受没有服务的施舍（旅游区里蜂拥而上索要Baksheesh的儿童是个例外），对于他们最大的帮助就是到这里旅游，通过旅游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过，尽管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外国人踏上这片土地，伊斯兰教紧密交织的社会准则依然广泛影响着埃及人的价值观念，他们虽然容忍某些外国生活习惯，但他们仍然希望外国人能够遵守埃及人的生活行为和衣着习惯。尽管他们会很友好地对待外国人，但对于旅行者的相机还是有所保留与芥蒂的，就像他们不在意你拍摄反映贫穷落后的画面却对于除此之外你镜头对准的一切事务极其敏感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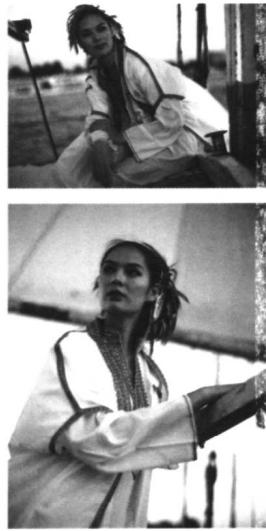
沧桑、凝重、金碧辉煌和无比灿烂的历史遗迹与北非阳光，应该是对埃及最直接的理解了。





在一片喧闹的气氛中我们迎来了埃及工作旅行的一天。

卢克索（即古埃及首都底比斯）和凯尔奈克村、底比斯卫城一起伴随在尼罗河两岸，潮涨潮落的共同走过了几十个世纪。此刻，夕阳把河水染成红色，尼罗河像一条少女的裙带，松松系在开罗腰间。



到达尼罗河畔时已近黄昏，

埃及独特的双桅帆船层层叠叠地停靠在岸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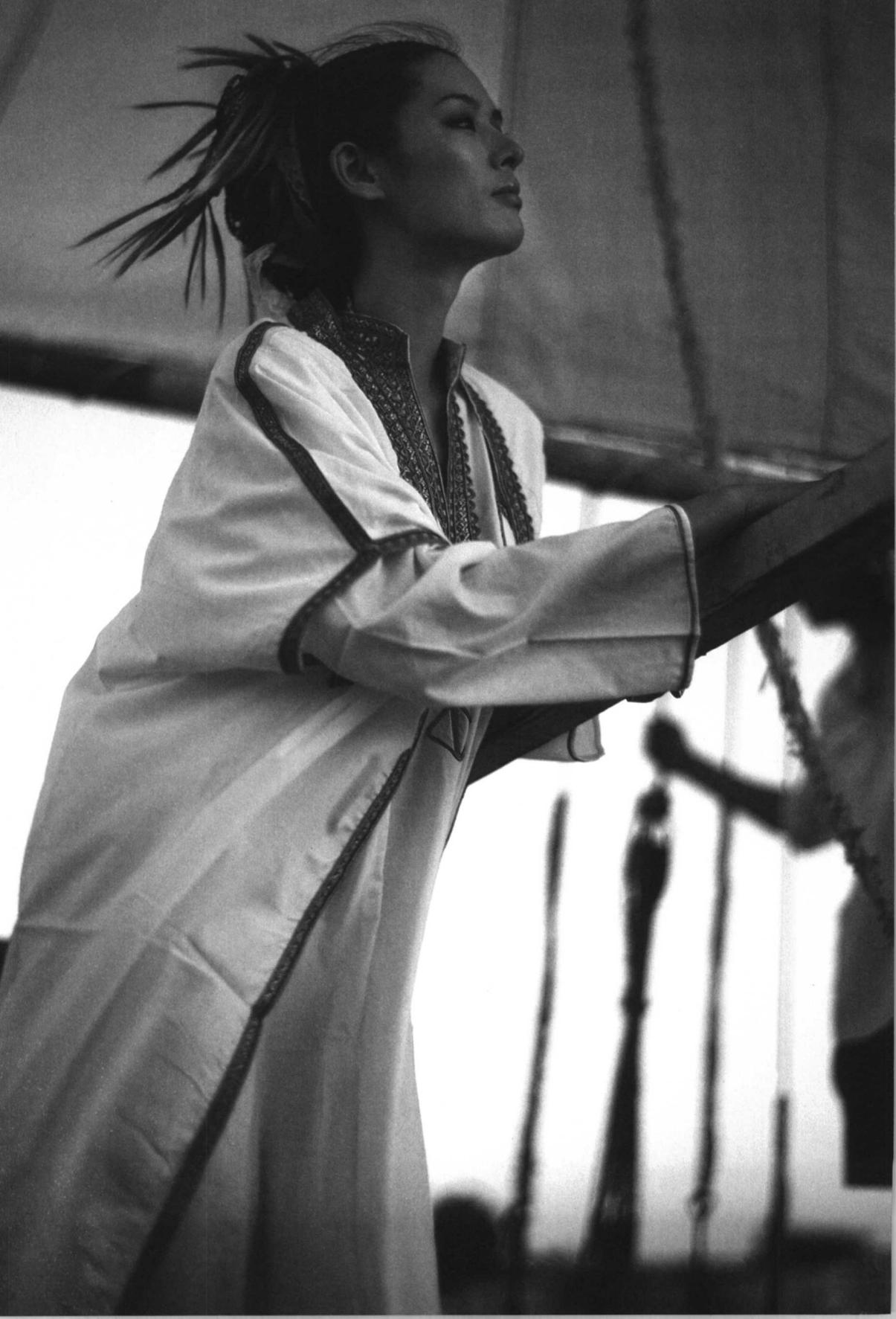
天角上倾吐了一整天热浪的太阳此刻显得柔美而绚丽，

白色双桅船上涂画着非洲风格的橙红、天蓝和翠绿，尼罗河水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孩子，在金色的余晖中，船主黝黑发亮的皮肤在闪烁着缎子般的光泽，

远远望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幅很漂亮的水彩画。

伴着缓缓的水声，卢克索安静地迎来了又一个美丽的傍晚，

卢克索居民们也正在和他们的母亲河一起，等候着清凉、宁静夜晚的来临。







据说，崇敬太阳神的埃及人会在船头、小孩的衣物和生活用品上绘制太阳神霍鲁斯之眼。就像中国人喜用的「福」字和小孩的

长命锁，一样的是对平安、富足、幸福的企盼，不一样的是埃及人的手绘色彩不像我们的中国红那样庄重而深沉，而是以黑、红、黑、绿为主色，用强烈的类似毕加索风格的线条随意勾勒而成。埃及人相信，有太阳神霍鲁斯之眼注视的地方就能躲避罪恶和黑暗魔鬼的侵犯。此刻，金色的余晖映衬着双桅船头的霍鲁斯之眼，船主颇具艺术天分地把他们心中的庇佑之神绘制得祥和而美丽，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感受到霍鲁斯温暖的目光，相信正像《古兰经》上讲述的，整个尼罗河都归于夜晚前的短暂宁静之中，霍鲁斯之眼正以他的神奇力量庇佑着这个古老的民族。







尼罗河傍晚的清风吹起白色长衫，在这样的心情下开始工作，对于同行的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件惬意的事。伴随着拍摄工作的进程，夕阳也一点点沉落在卢克索泥土色的房子背后。摄影师似乎是要抓住落日前的每一个瞬间，在尼罗河静静流淌的河水声中，在短暂的十几分钟里，我们能够听到的就只是快门连续按下的节奏了。

